

## 第三章 意義

本章要透過受訪者經驗的再現，來詮釋短宣經驗的意義內涵。短宣的生活經驗對於信徒展現豐富的意義，我將整理相關的經驗作為經、與前章觀點對話作為緯，希望可以呈現短宣意義的信仰內涵。

### 第一節 信仰壯遊 - 行在水面上

“天快亮的時候，耶穌在海面上向他們走過去。門徒見他在海面上行走，就很驚慌，說：「有鬼啊！」並且恐懼得大叫起來。耶穌立刻對他們說：「放心吧！是我，不要怕。」彼得對他說：「主啊，如果是你，讓我在水面上到你那裡去。」他說：「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來，行在水面上，走向耶穌那裡去。”

《聖經》馬太福音十四章 25-29 節，新譯本

這一節針對短宣隊員的參與動機與出發前的心情作整理分析。對於短宣隊員而言，參與這項任務帶給他們非比尋常的挑戰，就好像彼得要接受耶穌的邀請，跨出漁船、在水面上行走那般的需要信心。這決定跨出去的體驗，包含了「革命精神」以及「跳脫常規的壯遊」兩個層面。

#### 一、革命精神

在教會內嘗試中國短宣的最初幾年，大家對於短宣並不熟悉，也不是那麼多人有在中國傳福音的經驗，大多只是知道在中國的地下教會冒著被抓的危險在聚會，因此「將福音傳給廣大的中國學生」這種帶著理想又承擔著風險的任務，就給了參與者一種彷彿自己在進行「革命」的興奮感。第一年就參加短宣的 Scott

說：

那時(參加前，準備報名的時候)是既緊張又很期待，又有些忐忑，想說就硬著頭皮……那時鈞華就幫我們上課，說傳福音蠻危險的，講一些眼前的原則，他有幫我們上課啦，聽聽就瞭解，可是還沒遇到。我是覺得我們會被趕出來，驅逐出境……就是慷慨赴義，就是革命的那種情感，去幹一些轟轟烈烈的事情，真的有那種感覺，幹一點轟轟烈烈的事情，在台灣做不到的事情。

也是第一年就參加短宣的 William 認為短宣不只像革命，更像《聖經》裡面記載第一世紀基督徒在逼迫下傳福音的情境：

我覺得在台北的傳道環境太舒適了，我覺得跟看聖經使徒行傳寫的是很不一樣的，對，反而我覺得在那個地方很像嘗試在冒險，或是說很像在弄一個革命，就像你看那時後陸皓東那些人，常常看清廷有沒有來，可是我覺得那種感覺你就會覺得很 fired-up (火熱)，就會覺得說我好像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對然後你會覺得很 exciting，然後坦白說比較像在傳道啦！就是很像聖經使徒行傳的那種感覺，大批人遇到逼迫啊，就逃亡啊，對，那像台北反而就有很多的方法，那你也可以很公開的傳，就是沒有人會怎麼樣。那在那邊反而有一些外在的壓力，可以對傳道這樣的事情感覺是更不一樣的！

Amy 也有提到同樣的感覺，甚至這樣的感覺，就正好印證了耶穌所說「為義受逼迫的是有福的<sup>12</sup>」那種精神：

---

<sup>12</sup> 《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 10 節

反正都要革命的。感覺現在做的不是一件安全的事，其實我還滿榮幸的，心中覺得滿榮幸可以做這事，可以引起一些迫害，反而覺得有這榮幸。

這種革命的感覺，一方面來自於感受到中國的人很多、生活比較苦、需要很大，所以有一種要去拯救他們的激動。會產生這樣的激動，通常與之前聽到的分享有關係。大家接觸到的中國訊息，除了少部份人有親身經歷之外，大部分都是從其他人的分享得來。有的是聽到中國傳道人的分享、有的是聽到從台灣去中國傳道團的成員回來分享、或是之前短宣成員的分享，除了在生活上的經驗、大家感受到最多的還是對於「有那麼多的靈魂，既然我們可以說同樣的語言，就要去幫助他們」的使命感。例如 Parble 就有這樣的體會：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一位中國的傳道人來台北講道，分享到四川的一位弟兄，他是在七十幾歲的時候才受洗成爲門徒，受洗後過沒幾年就因病即將過世，臨終前他唯一覺得可惜的就是他太晚認識神，沒辦法和神有更多回憶，爲神去作更大的事情，但他也感激神讓他有機會可以成爲基督徒，知道他可以有永生，不用害怕死亡。這個真實的故事大大地震撼了我，讓我明白中國需要真的很大，很多人都是渾渾噩噩地過了一生，浪費了大好青春，大好生命。

另外 Debbie 也有類似的感覺，雖然本來對於中國並沒有特別的情感，但是聽到分享之後，就勾起了一種想要去短宣的念頭：

我覺得，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的話，對中國不會有特殊的想法跟情感，就算大學畢業可以出國，也沒有什麼人會想去中國。主要是因爲當時在 campus 常聽到弟兄姊妹分享中國，有些人甚至去過那裏或剛從那裡回來，聽到他們分享龍之旅，分享當地教會的狀況，不能公開傳道，就會知道有很多人

都沒有接觸過聖經沒有聽過神的話。就我自己而言，會對那邊的人有一種好奇，中國這麼大，來自各式各樣不同的人……所以在心裡就是很簡單的想法，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去一次。

## 二、跳脫常規的壯遊

雖然這些基督徒平常在台灣也很努力傳福音，但總是覺得跳脫常規可以體會到不同的東西。參加過好幾次短宣的 William，談到第一次出發的心態：

就是對於傳道的生活體驗…好像在台灣，尤其是在台北啦，很難體會的，對啊，然後那時後就是年紀還小，就蠻想試試看的。

William 也分享到他參加短宣這種一切都要自己來的經驗，與過去與家人參加跟團旅遊的不同：

我覺得跟團就是很沒有意思，就是你會到處觀光啊，到處看啊這樣子，然後，恩，體會也比較少，可是去短宣就，我覺得跟弟兄姊妹，大家有一樣的目標和信仰，而且我覺得去到那邊大家都已經預備好，那不只是觀光，就是已經預備好要去一個地方，就好像要去探險的感覺。尤其我覺得第一年第二年教會剛開始辦的時候，很像是在探險的方式，因為經驗很少……我覺得就是 DIY 啦，你可以比較有成就感，然後也會比較能夠深入那個地方的文化。

經過了幾年的經驗，教會內對於短宣的經歷已經越來越熟悉，也並沒有遇到有人被逼迫、遣送回台的事情，所以漸漸的大家比較不擔心安全的事情，反而聽到參與過的成員回來分享之後，就對於短宣過程的成長與體驗心生渴望，正如

2005 年才參加第一次短宣的 Sylvia 就說：

我從大一受洗之後，就常常聽到身旁曾經去過短宣的弟兄姊妹，在講短宣發生的事，無論是那些適應當地生活、還有和當地學生發生的故事、或是和短宣的弟兄姊妹彼此關係的成長，還有在短宣時會超真實地面對和神的關係這些啊，都讓我對短宣心生嚮往，就超想去的……也會聽帶領短宣的弟兄在講到了當地我們可能會怎麼做，要辦些什麼活動，要去哪裡吃和哪裡玩什麼的，就越聽越興奮，非常期待自己要去冒險了。總之，我的心情，就是很 high 就對了。

另一個 2005 年才參加第一次短宣的 David 也是這麼說：

滿興奮的，因為也是能到不同的環境走走看看，體驗另一種的生活方式，並且有一點像是在為自己的生命安排一次一個月的壯遊。

對於研究生 Angela 而言，則是論文的壓力讓她產生了想要轉換環境、跳脫常規生活的渴望，正如許多旅遊者的出發動機：

當時的我正面臨研究所畢業的壓力，畢業看起來是好遙遠的一件事，覺得自己好像完全被困住了，非常茫然，也因此有一種很想逃離現實環境的心情。那時候的禱告也不知道是哪來的聲音，對啦其實應該是聖靈的感動啦，我突然好想離開台北，因此我向神許了一個願，今年一定要離開台北，不論是去傳道團還是去中國短宣。後來知道教會暑假會派中國短宣團，我想哇噻太好了，冥冥之中這真的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就超想去的！當過研究生的都知道寫論文真的是一件超悶的事情，我心裡就想「我要去短宣我要去短宣」，說真的這真的是支持我把論文拼完的最大目標，結果神也很祝

福，8/6 號星期天短宣出發，8/4 號星期五學校上班最後一天中午把所有東西交出去，滑壘成功！

除了跳脫，也期待未來即將要發生的冒險、未知、不確定。這些可能引發不舒服的感覺，讓人離開舒適圈，而得以進入冒險的氛圍。像 David 在訪談中提到了他的擔心，其實就包含了「離開常規」以及「進入冒險」：

但也會有一些擔心，就是你一個月不會在平時相當熟悉的台灣過生活了，很多東西都變成要「一個月後再說」，怕身旁的朋友找不到我啊，還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會沒有時間做，或臨時有不同的事情要處理，甚至沒有要去短宣的弟兄姊妹到底會發生什麼事，也會是我很擔心的部分……對，好像有很多的不確定的事情即將發生，你不瞭解那邊的人，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和他們傳福音，怕很多環境上的限制或挑戰會不適應。

這些不確定造成了一種擔心，但也產生了開啟未知故事的興奮感，對於基督徒而言，這種未知的旅程即將成為與神同行的經歷，使得短宣的壯遊不僅僅是旅遊，更是信仰的壯遊。例如 Victor 說：

剛出發的感覺啊，有點脫離現實的感覺，嗯，因為平常很習慣台灣的生活了……總之是感覺一整個非常的未知，在困惑中也帶著一些興奮吧！

熱愛冒險的 Sylvia 這樣說：

說實在的，還蠻沒辦法想像去那裡要幹嘛，只記得我很興奮的嚷嚷，要把夢想傳出去，還帶了一個「夢想的瓶子」，準備要給在當地和我們一起看聖經的女生，希望她的生命，能因為認識神而擁有和神一起奮鬥一生的夢

想，嗯，對。那另一方面呢，也很期待能在一個陌生的城市和弟兄姊妹一起冒險、生活，就感覺這樣很有趣(笑)，也很期待會發生些什麼樣的故事。所以啊，我也準備了一本自己手做的日記本，想要將短宣發生的事情，我的體會啊、心情啊，都記錄下來，好好瞧瞧這一個月，神究竟會帶著我經歷了些什麼。

產生學習意義的體驗活動，或者說體驗教育的發生，必須伴隨著參與者願意脫離舒適圈的決定。當人已經適應了原來習慣的生活常規，即便是信仰生活，也會開始變得乏味。渴望有更深信仰經驗的基督徒，因此被短宣的挑戰吸引，希望自己能夠為神踏出信心的一步。短宣之旅，在動機上因此成為了「信仰的壯遊」。

因為知道中國有龐大的人口、無神論的教育，因此沒有真正接觸過基督教的人很多。想要去滿足中國許多靈魂的需要、回應神的呼召，提供了短宣很重要的一個信仰正當性，也使得參與者在過程中所體驗的一切，得以密切的與信仰結合。對於短宣隊員而言，他們知道這個旅程會包含豐富的經歷，有的完全是宗教實踐（如傳福音、靈修、禱告、團契生活），但也有部分是生活體驗（如觀光旅遊、與當地人互動）的擴展，但是正因為本研究的短宣模式是一種開放式的旅程，參與者必須從無到有在當地將福音傳開來，他們只能倚靠上帝與彼此的幫助，努力去體會、討論、摸索任何的可能性，所以伴隨這個挑戰所帶來的心流經驗（Csikszentmihalyi, 1975）、或高峰冒險經驗（Priest, 1990），對於信徒而言必然不只是世俗生活的旅遊經驗，而是有神聖意義的「與神同行」經驗，正如在前面的訪談所重複看到的一樣。他們所期待的，正是像朝聖者一般，可以去深刻體驗信仰的旅程，只不過對於一般的朝聖旅程而言，顯聖的是地點與其背後的神聖故事，而對於短宣隊員而言，神聖的是與上帝一起經歷的整個冒險歷程。就像是戀人的蜜月旅行，重點不是地點、而是跟誰一起去，只要對象正確，所有旅程的經歷，都可以因此賦予美好的意義。

## 第二節 中國印象 - 踏上應許地

“耶和華囑咐嫩的兒子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領以色列人進我所起誓應許他們的地；我必與你同在。”

《聖經》申命記第三十一章 23 節

在《聖經》中以色列人的信仰經驗裡，有一段高潮，就是他們憑著對神的信心，突破重重困難，進入了神所應許的迦南美地。對於短宣的隊員而言，踏上中國的土地、面對未知的挑戰，就像是進入神所應許的土地一般。本節我著重在處理來到中國所產生的文化衝擊，以及由此而帶出的信仰意義。這個部分包含三個主要的體驗層面：「文化轉換的衝擊」、「文化轉換的適應」、以及「矛盾的中國想像」。

### 一、文化轉換的衝擊

當短宣隊員踏上中國，就超越想像而進入了體驗的歷程。這時，旅遊者在脫離熟悉的家園後，開始沉浸在對新環境的觀察。對於短宣隊員而言，一切都是新奇的，Scott 才踏入廣州火車站就開始了他在異地的體驗：

我就覺得都是中國人就是那個標語，他們路上都是標語，什麼「科教興國」……我們語氣比較低，他們語氣比較高，什麼「你好」，不知道高幾度，跟我們的 tune 有一些差別，所以我們一講話就漏餡了，他們就說，你肯定是台灣人吧？我們就說，不是不是我們打南方來的。因為怕被當作肥羊這樣子。

對於好不容易交出論文，終於趕上短宣的 Angela 而言，跳脫常規之後，整

個心境已經完全不同，特別是搭上了臥鋪火車之後，她深深感受到中國之大：

我們一路先從深圳搭火車到北京，而且是臥鋪唷！真是超好玩的，我們買了一大堆零食，餅乾啦、康師傅方便麵啦、農夫山泉水啦、有的沒的，好像要去郊遊一樣。不過當火車出發了，離開深圳繁榮的都市，進入福建的山區，一眼望去綿延不盡的荒野，漸漸才感覺到，哇！我們真的進入了中國大陸，真的好大唷！這種大是以前坐飛機沒有感覺到的，而且我們在火車上認識了睡下鋪的一對母子，是山東荷澤人，是之前坐火車到深圳找親戚玩的，荷澤我們以前聽都沒聽過，山東頂多知道個青島，這下更覺得神州大陸是多麼高深莫測了。好不容易坐了二十六個小時的火車到了北京，之後再換車從北京到大連。那我們是搭傍晚六點出發的車，要十二個小時才會到大連，不過這一次我們就沒有買到臥鋪的票了，坐著直挺挺的椅子一開始還可以，到了晚上十一二點要睡的時候，喔，就很挑戰了，厚！坐也不是趴也不是，而且已經一天多沒洗澡了，渾身黏黏的，很不舒服耶。因為睡不著，又不知道能幹嘛，只能一直看著窗外，但是只有車站附近有些燈光，一出了城市，就真的是一片漆黑了，然後就一路看著北京、天津、北戴河、秦皇島的站牌，一路北上往遼東半島，心中突然有一點點激動，因為這些地名彷彿以前只有在歷史課本上出現過，在這麼寂靜的夜晚，火車靜靜的經過這些城市，就有一種默默的走過近代中國的歷史的感覺，就好像可以感覺到這一片漆黑的窗外，隱藏著好多好多的故事那樣。

這種沉浸在壯闊土地裡的感覺，不只是一種視覺上的開闊與刺激，更得以使人進入脈絡中，讓觀看的人有一種自覺渺小、卻與脈絡產生關聯的奇妙感覺，例如 Angela 透過從未聽過的地名進入了遼闊土地的脈絡，透過只曾在課本出現過的地名，進入了中國歷史的脈絡。對於信徒而言，這樣的身歷其境可以引發真實的信仰體驗，真的感覺到自己的渺小與上帝的偉大，例如有一次短宣隊伍藉著週

未與認識的朋友一起到內蒙去旅遊，享受騎馬、烤牛羊肉、住在蒙古包裡的冒險生活，其中的隊員 William 說到他在蒙古禱告的感動：

有一次印象最深刻啊，那一次去蒙古，然後就跟 Scott 和 Victor 躺在那個草地上禱告，看著天空，全部都是星星，我這輩子沒有看過這麼多星星！然後我們就是許下一些回台灣的夢想嘛.....我覺得你就會對神的創造和想像會擴充，台灣就是那個樣子，台灣就是你看到的人事物，可是我覺得自己的心境也會改變，我覺得上次去蒙古，那一次最棒了.....像那時候禱告，禱告起來都會很感動，我這輩子沒有看過這麼多星星！那個地方就是哇！一望無際！原來我是這麼小，或是我之前看的東西，很多東西比起來已經不算什麼了！

因為短宣一開始時，對於當地的一切總是什麼都不知道，因此探索的過程，就成了一種探險，而每天聚在一起彼此分享，就使得集體編織的探險故事得以延續。Scott 說：

一剛開始我們花了前 2 個禮拜兩兩個一組出去，找交通地點，真的是這樣，我們沒有人告訴我們怎麼搭地鐵，沒有人告訴我們怎麼坐公車，整個上海是怎樣概念我們都不知道，只好自己問人，請問一下我們要去哪裡怎麼去，我們連去復旦大學都要先問坐那個公車，真的都不知道，去復旦去交大去那個大學，不是用走路就是搭公車，就是一直問，每天回來就開始簡報，我去哪裡、找到什麼地方、找到哪個學校，每次回來就像是探險一樣，把地圖攤開，然後說自己發生了什麼事？那個人說，喔！原來是那樣，然後開始交換組合，就是走到這條路的人，比如說我們明天去復旦大學，你們兩個（手指向左邊，作指揮狀）會去了，明天拆開、換帶那兩個人（手指向右邊）去復旦大學，不會的那組去跟你們那組學會的東西，就是交換交

換。

在短宣過程中，一直出現讓隊員們大開眼界的新奇經驗。Godbey (1994) 認為所有旅遊的目的地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它比原來的地方更新奇、獨特而且未知。訪談中提到這些經驗時，他們總是掩不住自己的興奮，這些新奇的體驗的確給人帶來重新去觀看世界的滿足感。例如 Angela 自己印象深刻的新奇體驗：

學校門口有兩種奇特的大眾交通工具，一種是三輪車改裝的小車，我們都暱稱它叫做「碰碰」，他比計程車便宜，就按距離跟司機講價的，那有時候走累了，我們就會幾個人一起搭碰碰，不過也因為車小，避震效果很爛，遇到顛簸的路段就好像在騎馬，還挺好玩的！還有就是載客的摩托車，通常都是野狼 125 那一型的，價格更便宜，不過聽說也出過很多事，所以我們沒有搭過，嗯，晚上他們還會在車上裝一堆彩色的小燈泡，加上彩色的椅墊……另外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當地一種叫做「繭蛹」的食物，路邊賣烤羊肉串的小攤子幾乎都會賣，你知道嗎？繭蛹就是蠶剛化蛹的時候，遠看很像帶殼的栗子，有一次我好奇的湊上前去看，結果就看到他們開始蠕動，超噁的！但是東北人很愛吃，說他們的營養價值很高，我有一次跟朋友晚上吃宵夜時好奇就點了一串，要自己剝殼吃裡面白白的東西，說真的味道有點像蛋白…

對弟兄而言，吃的經驗無論如何都是很興奮的。愛吃的 Parble 認為他就像到了天堂一樣：

而吃的東西更不用說，因為東西真的都是太便宜了，想吃什麼就吃什麼，羊肉串配啤酒是我們這一群弟兄的最愛，常常出去外面都會四處亂吃，一串羊肉串要價五毛人民幣，一瓶啤酒要價兩元人民幣…哇！對我來說真是

個天堂啊!!

許多新奇的體驗讓人既興奮又滿足，但異地的體驗未必都是正面的，特別是剛到的時候，很容易會把眼前的事物拿來跟家鄉的經驗來作比較。例如 Amy 就對於中國城市某些不文明與貧窮特別有感觸：

走在上海路上，發現男生穿衣服沒有扣釦子或者赤裸上身。台灣不會這樣，第一個感覺是他們文化沒有那麼文明，可是上海又是一個城市化的地方，覺得很怪異。文化、經濟有點接不起來的感覺。看到很多人在路上會試圖想邀你買些東西或給他一些東西，感覺很害怕，知道自己是外地人一定很容易會被欺負、有點不安的感受。坐火車來到武漢覺得沿路很美，中國很大，景色一直在換。一直到武漢內地時，可能是鐵軌附近的住家比較窮，他們也有很多沒有穿上半身的衣服就在吃喝。很像回到原始時候，在台灣也看不到的景象，我在想他們怎麼過他們日子。所有的活動都在這空間，都只是生活必需品，我覺得生活差距很大，也為他們感到很辛苦。

這些不同，就引發了信仰上關於「它者」的問題。因為不只是來觀光，所以不能只把自己當作無關的局外人、把他們當成冷冰冰的「它者」來觀看，這些人的困苦，正是短宣隊員前來的目的。但是，要如何去了解這個不同的世界、怎麼樣才能有新的觀點來看這些「傳福音的對象」、要用什麼樣的姿態來處理彼此的關係，這就是信仰上的問題，也因此這些文化的衝擊與適應過程，成為了短宣隊員最深刻的信仰體驗之一。

## 二、文化轉換的適應

文化轉換過程所產生的落差與比較，一開始在短宣隊員的心裡很難避免。短

宣隊員抱著去「拯救」中國人的心，希望可以去愛他們，但是文化上的差距使得短宣隊員覺得很不舒服，因而必須更深去反思自己的姿態問題。William 說：

我覺得一開始會帶著一種台灣人的驕傲耶！我覺得就算我們都是教會的，可是一開始去到那個地方，我覺得像我們是個 mission team 好了，或是一個短宣，我們也會覺得我們有一種使命要去拯救他們，或是說我們要幫助他們怎麼樣，幫助他們認識神啊，幫助他們認識聖經，我覺得我是抱著一個較高的姿態去看他們，好像懂得比較多，姑且不論經濟能力比較好，或是你的接受外在刺激啊，跟國外媒體的接觸、資訊，就是各方面是比較優越的，那姑且這些東西不論，就算那些不論，也會覺得說，啊我有信仰，我比你們這邊來的開明、民主之類的，所以我覺得去到那個地方，一開始是姿態的問題，後來就是文化方面的東西，他們就亂吐痰，這我一開始很難接受，像那時候 Rebecca，她走路走一走被搶皮包，對啊，就很誇張啊，然後還有很多生活習慣啊，插隊、說謊什麼的，就是我覺得比台灣嚴重的很多，對，而且我覺得上海那個城市就是虛有其表，對，就是比台灣還更誇張，有錢的有錢，但沒有錢的很沒有錢！

剛開始有很多看不慣的地方，但經過了反思，William 發現不能只是覺得我們不一樣，他開始透過進一步去理解當地所觀察到的現象，來同理當地人的想法，甚至是入境隨俗地模仿當地人的習慣，而不再只是用家鄉的觀點來批判：

我跟很多朋友接觸，他們都很想賺錢，然後我一開始就覺得蠻難適應這種東西的。然後我後來碰到很多事情啊，就是他們那邊很多乞丐，就是轉個彎就是一個乞丐，然後要不就是你過個天橋就是一個乞丐，在那邊跟你磕頭，然後我覺得那時後就影響我很多。我覺得台灣很少這種東西，我那時後也在反省我自己嘛！我就在想說，我要用什麼樣的姿態去看他們？我還

是覺得我跟他們很...就是從很多的地方，我都覺得我跟他們不一樣，就是我身上穿的衣服，我講的話，還有我懂得東西。可是到後來我就是去學習他們，我後來就是很習慣肩膀批一條毛巾，然後就是穿的很俗，穿脫鞋，然後跟他們一起插隊啊，然後坐捷運的時候……就是坐捷運的時候他們就會坐下來搶到位子就開始笑，後來我也跟他們一起搶，搶到位子坐下來我就開始笑！就會很得意！那很多的東西，我就開始覺得，你如果看他們是越不一樣的，你就會越和他們有距離，對啊，所以我覺得後來包括影響一些朋友嘛，我覺得我也不是比他們好到哪裡去，反而是去跟他們作一樣的事情，去他們平常的生活環境，像是他們的宿舍，或是去他們的食堂吃飯。其實我們可以不用去食堂吃啊，我們可以去外面吃那種合菜，一桌一個人十塊，吃的超好的，可是吃食堂就是一個人吃便當，就是蓋膠飯，一份五塊，那老實說我是很講究吃的，我覺得我寧可多花那五塊十塊我覺得沒差，可是我就是覺得，一開始是想影響他們啦，想跟他們作一樣的事情，到後來我就覺得不是因為我想要影響他們而才跟他們作一樣的事情，而是開始說我對他們有一些好感，我發現他們對我而言不是一個跟我不一樣的人而已，就也是學習跟他們作一樣的事情，然後作一樣的人，就開始看報紙啊看他們的「讀者」嘛，還有很多的雜誌，然後講他們習慣講的話。可是一開始去真的會覺得跟台灣是完全不一樣的！可是後來就慢慢學慢慢學，對啊就還蠻開心的。

一直強化彼此的不同，並不能讓自己更去愛對方，所以當 William 發現自己可以越來越享受作跟當地人一樣的事情時，自己覺得很開心。Victor 也分享他從差異中去思考、理解的過程，透過這個過程他不只是看到表象，也去明白他們心中的感受：

我覺得不只是吃的東西，氣候不一樣，最主要的是我去到那邊看到很多不

同的風俗習慣，還有不同的思考。像是台灣的大學生一般來說不太有特別的想法，一般不會對未來的生活有太大的衝勁或是規劃。但是大陸的大學生，可能因為競爭很激烈，就會有那種很想充實自己，或是拼贏別人的心態。但是更深入的了解之後，也會發現他們對現在的環境有很多不滿，還有看到很多現代化所帶來的弊病，有種無所適從的感覺。

他們的收穫，其實來自於真正走入不同的世界，並用那樣的眼光來重新觀看原本已經不自覺地在進行價值判斷的事物。透過新的眼光，有了新的發現、有了同理、也因此有了成長的體驗。對於所有的宣教士而言，一定要先去融入當地的文化，才能影響當地人。就像《聖經》中的傳道人保羅所說的：「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sup>13</sup>」很多短宣隊員都透過各種方式去適應當地生活，例如 Sylvia 分享她自己的融入經驗：

我們也會藉著外地人之名，找在川大校園中認識的大學生帶我們在他們的校園逛或是到不一樣的地方去玩，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也慢慢滲透到當地的生活中，和他們做一樣的事，漸漸地越來越融入到他們的生活裡。那時候也蠻努力學他們說話的口音，當地有些好玩的方言和特別的說法，會纏著朋友教我，然後再拿出去試試，就像是買東西要怎麼用當地口音殺價，才不會被認出來是有錢的台灣人，結果被坑等等的。適應當地生活沒有什麼很特別的方式，就是把我自己當成是那裡的人，和他們做一樣的事，在過生活的同時，也就適應了當地的生活。

Angela 也有類似的融入經驗，她認為透過飲食文化的融入是一種最簡單的方式：

---

<sup>13</sup> 《聖經》哥林多前書第九章 22 節

說真的，民以食爲天，我覺得沒有一件事比「吃」，可以幫助人更快融入異地的生活，走進菜市場晃兩圈，就可以大概知道這裡的人都吃些什麼了，再也沒有比賣菜的人跟買菜的人看起來更 local 的了，學校裡面也是一樣，只要去學生餐廳吃個兩回，跟大家擠著搶菜幾次，哇！馬上覺得自己就是他們的一份子了！

要教導學生去同理地接受與自己不一樣的人，甚至去愛他們，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Dewey(1938)認為直接、具體的實際經驗才是真正學習的過程。透過直接經驗，短宣的隊員們在這個開放性的挑戰情境中，學會反思自己的信仰與「它者」的關係，當他們有所學習，也在團隊裡分享，讓這樣的學習得以應用、循環在短宣的過程中。一開始 Amy 很難理解當地學生對於脫貧與物質的渴望：

覺得有涼意，人追求東西不一樣，我希望在他們眼裡看到是令他們感到有希望的目標，但從他們眼神中我看不到希望……第一反應滿難接受，我很難理解他們狀況，我會覺得我應該要很理解他們的狀況。

但當 Amy 回到台灣的時候，他看這些中國的學生已經不同：

（以前）每次看他們的框架都是使用政治的框架，或是用經濟的框架去認識他們，譬如說他們的貧富差距或是政治立場……（短宣回來後）對我來說，他們不再像是那種共產黨知識青年，他們就是活生生、很立體是一個跟你一樣的人。我現在反而不會覺得說什麼中國人、台灣人的差別了。

### 三、矛盾的中國想像

William 認為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非常微妙，政治上是不同的實體，卻共享了

許多文化的源頭，同時有共同的血緣、記憶與語言基礎。之前兩岸交流還未非常頻繁的情況下，各種媒體建構了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想像，也建構了中國對於台灣的想像。然而當 William 前往每一個他自以為認識的歷史景點時，卻發現了極為矛盾的衝突：

那時候去黃鶴樓，那不是說什麼「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然後其實黃鶴樓是有電梯的！你要「欲窮千里目」就再按一層樓！然後他就會帶你到五樓！然後黃鶴樓裡面的設備都很高檔，就我們本來以為說黃鶴樓會不會很古典，就很像很有中國的感覺。對那其實黃鶴樓就是一個很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地方！他的廁所比我看過的很多飯店都還要高檔！然後黃鶴樓裡面的電梯有裝冷氣！我說的冷氣不是那種冷氣，是那種裝分離式的那種冷氣，然後他有電梯小姐，會跟你說電梯向上，然後幾樓幾樓到了。然後我們那一次就會覺得很怪……然後我們就經過故宮的門嘛！然後到一個攤位，就是故宮他有前面、外圍的門、跟裡面的那一層門，然後中間就是隔一片廣場。然後那個廣場就很多賣吃的啊，賣飲料啊，還有那種穿...你可以當皇帝的，可以幫你拍照。我不知道，我那時候就有一種強烈的、很怪的感覺。我在想這到底是一個文明古城還是一個很像迪士尼樂園的地方。然後你付多少錢你就可以有當皇帝，然後旁邊還有妃子幫你搨風，然後你進去，走一走就可以看到北京 2008 的奧運，他們有很多那種服飾的展覽，或是賣那種紀念 T 恤，一切都是很怪，我那時候只是覺得很怪，後來我才覺得，是中國文化被西方浸入了！那種資本主義浸入了！我就覺得那種衝擊很大。因為以前覺得中國就應該是一個很完整的文明古城，像紫禁城這種東西。然後最讓我覺得衝擊的就是進去裡面有一間 STARBUCKS，對，然後就是賣很多 STARBUCKS 的東西。對然後放著爵士樂，賣著中國杯，不是有那種北京杯嗎？STARBUCKS 的。然後我就覺得實在是太怪了

這樣的文化衝擊不是來自於旅遊經驗與家鄉經驗的落差，而是來自於想像中的文化中國與事實上的經濟中國的落差。唸傳播的 William 對於這樣的矛盾感受提出了他的觀點：

我這幾次的經驗下來，就覺得好像一些中國的東西都已經全球化了，對，就反而是說要把一些利潤極大化，這些觀光景點變得市場化，把懷舊當成消費了，對啊，我覺得我以前可能不會有這麼大的衝擊，可是我覺得跟著弟兄姊妹我就會有一種很怪的感覺！後來姑且稱之為「惆悵」！對可是那種感覺真的太怪了，不之道就是以前教會常在分享，或是以前念的東西，你就會覺得跟你實際的在你旅行中的體驗是不一樣的！

Peterson(1991)的研究指出，短期宣教的經驗也會使得參與者的世界觀有所成長。這可能不是短宣的直接目的，但是透過改變自我的位置來重新觀看這個世界，總會讓敏銳的觀察者與過去的自我經驗相比較，看看有什麼相似或矛盾之處，最後得到他自己的收穫。William 回台灣之後，甚至把他這個觀察寫成了一篇論文，並投稿發表，這真是短宣體驗的意外收穫。

### 第三節 相依為命 - 屬靈家庭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聖經》使徒行傳第二章 44-47 節

短宣對於隊員而言，是一個動機清楚，但過程未定、結局開放的旅程，因此基督徒之間在這個過程中，像一家人般緊密的彼此幫助、彼此鼓勵，也成為隊員

們津津樂道的共同回憶，這種生活，就像是初代教會的團契生活那樣簡單與美好。這個部分的體驗，要分成兩個層次來討論：「同甘共苦的關係」、「屬神國度的大家庭」。

### 一、同甘共苦的關係

短宣隊員面對陌生環境的挑戰，能夠依賴最多的就是彼此。每天生活在一起、作戰在一起、目標一致，什麼都彼此分享，就像家人一樣。Debbie 說：

那 40 多天的短宣當中，去的弟兄姊妹，兩邊加起來也才十幾個人，所以對我而言，那時的關係真的很像家人，也不是說在台北就不是家人，只是在台北人也蠻多的，有時候你發生一些事情，就是你身邊的姊妹會比較瞭解。我那時後去，就只有那幾個人而已，所以你遇到什麼事情，開心不開心，覺得很沮喪，或很挑戰，弟兄姊妹間都會彼此分享，也會瞭解彼此的狀況。另外一部份也會覺得，在那時間裡面，有很多的彼此鼓勵，我記得那時候，弟兄姊妹之家住在不同的地方，走路要 20 分鐘，他們弟兄之家有電視，我們家就是什麼都沒有，因為我們都很久沒有看電視了，所以就想到弟兄之家看電視，覺得很興奮，就買了當地很便宜的水蜜桃，還有他們最有名的烤羊肉串，買了這些東西，然後就走路過去他們家，看電視，吃東西，那種關係就是非常的 family。

Amy 也分享類似的經歷：

我們住在招待所（就是比較簡陋的旅店），男生一間，女生一間。男生的那間有個客廳。我覺得好開心喔！因為每天都一起出去、分開、然後回來。之前一定會買顆西瓜大家殺來吃，玩著橋牌，當時就學會玩橋牌。因為每

天在那的生活很熱，也容易有挫折，也會常遇到冷漠的人。可是有時候回來會彼此分享當天的遭遇，不管是好的、壞的。那好的就會讓大家都覺得很棒，讓人覺得鼓勵，遇到好棒的朋友，發生什麼鼓勵的事情。可是如果自己很不好，回到家大家分享一圈就覺得沒那麼糟糕，那種重擔就減輕很多。

對 Amy 而言，並非本來就已經跟這些隊員是最好的朋友，而是短宣的這個情境讓她很清楚，一定要與身邊的這些人彼此倚靠，建立扎實的團契關係：

除了倚靠神，只能倚靠彼此。心裡面有軟弱、缺乏，一定要找人、找彼此。我們儘管平時有更熟悉的朋友，可是不在身邊，必須倚靠彼此……因為以前的台北教會就是很大，在那邊等於是說一個很小的教會，所有的人都可以用的上，所有的人都需要被幫助，很容易很快看到比較原始的教會一個團契的關係。

近距離的關係會讓彼此更加透明，也因為彼此什麼都知道，無法隱藏，信任感就很容易建立起來。Scott 覺得大家熟到什麼事情彼此都知道：

你會感覺到說像個 family 一樣，像一家人去做一件事情，他今天拉肚子你也知道，他今天又拉肚子沒辦法出去學飛（share faith，傳福音之意）你也知道，你就安慰他，啊他今天遇到誰有好有壞就分享，然後每天晚上就打打牌，邊分享，打 UNO 牌、橋牌，看一些電影電視，很好笑就哈哈一直笑，就像一家人去做共同的事情。

不只整個團隊的關係像家人一樣，短宣的特殊情境使得信任感特別容易建立起來，也讓一些人無話不談而成為彼此的好朋友。William 特別記得跟 Scott 的睡

前長談：

然後武漢那一次就是跟 Scott 聊的最多，對啊，那時候我們幾乎每天都聊到三、四點，常常聊到三、四點，然後那時候 John 睡隔壁，他大概十二點一到，大概十一點十二點就會睡，然後我跟 Scott 就常常在...我們就待二十一天嘛，我想二十一天裡面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聊到三、四點，很累，可是就無所不聊，就是聊軟弱、聊以前犯過的罪，聊怎麼來教會，聊 dating（感情）...就是無所不聊！

對 William 而言，這樣真實且深入的關係，不只是表現在彼此的生活上，更使得彼此在信仰生活上都完全敞開不隱藏：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屬靈、跟神的關係太真實了！就是你實在是藏不了，每個人在你旁邊，你怎麼樣他們都看的很清楚！對所以我覺得那時候靈修禱告...都很不一樣！對就是在台北你還可以藏一下！你不講沒人知道！但是在那邊你不講就很慘了，就是只能用慘字來形容！

然而，親近的關係也能產生更多的摩擦。例如 Amy 就曾經遇到過，但是又因為大家實在是太靠近了，所以必須馬上面對、馬上解決，於是很快能從中成長：

也會有人不爽某些人的作風，就會突然有炸彈爆開，因為真的只是一群人在那邊，必須要及時面對，因為天天都見面，就要及時討論和解決。關係就會變得會包容他們，他們也能包容你不好的部份，強制性的安全感增加很快。

這樣親近的關係體驗，帶給 Amy 很大的成長，這個經驗也讓她在安全感與

溝通上增加了許多信心：

我記得從那次回來後我和身邊姐妹關係和以前很不一樣。我覺得到底有什麼好裝的！有什麼困難不能講，有什麼東西不好拿出來討論的。之前比較客氣，我也是跟姐妹住在一起，在那之前不會跟她們講很多自己的好事、壞事，可是從武漢回來後，在之前我和女生的關係真的比較容易會卡住，因為我總覺得我和女生關係不是很好，在那裡會和隊友吵架，不爽、溝通，因為差距很大要溝通。可是這些經驗回來後覺得沒有什麼好怕的，再不一樣的人都遇過了，到底是要跟人保持什麼距離呀！那回台北後這影響到我和女生的關係是滿大的，整個心會開放出來，是真的心會願意開放出來，而不是信念上知道應該要開放。

對於 Debbie 而言，則是跟自己朝夕相處的 partner 產生了摩擦。但同樣的，面對關係上的挑戰，也使得她可以更深去思考信仰的意義：

剛剛是講到一些很 family 的弟兄姊妹的關係，但是去到哪裡也會碰到，像是我跟 Lynn 的關係就是很卡，有時候就是有些個性很磨，但是我們又在同一個傳道團，我們還是 partner，我記得那個時候每天早上靈修，我帶仰望十字架去，我就每天在問我自己說，十字架對我來說到底有什麼意義。

Sylvia 也發現到自己的缺點，在短宣這樣親近的關係中會顯露無疑，但也因此可以去認識自己，並且突破關係，體會到上帝的心意：

因為一天二十四小時幾乎都相處在一起，有些個性就會被暴露出來。有一天和我住一房的姊妹心情不好，我因為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就在房裡很不安，不著邊際的問了她一些不重要的問題；隔天，那位姊妹在和我一起坐

公車的時候，向我表達她對於我昨天的反應很不能理解，她表示當我因為自己的害怕而沒有去關心她時，讓她覺得和我的關係十分膚淺。哇哩，瞬間我就飆淚。一方面覺得她說的很對，但又覺得她實在是太直接了。我以前也常被說在關係裡有很多懼怕，不能很有安全感的相信一份愛，那時還蠻朦朧懂懂的，直到這次的事件，才讓我感受到原來自己的害怕，會讓我愛的人感受到關係有阻隔，也想到我對神也常常是如此，那祂不就難過死了？後來就找了個時間和那姊妹表達我想到的東西，也向她道歉，很真實的分享我在面對的挑戰，她也向我表達了她很想愛我的心，只是她也會擔心自己是否太兇了，經過這次的溝通，我們的關係突破很多，我也更能明白神為什麼要說「愛裡沒有懼怕<sup>14</sup>」。

正如 Simmel 所認為的「實踐的信仰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親密的互動關係中，更明顯反映出了人內在的渴望與恐懼。人渴望著親密、合好的關係，卻同時害怕太過親近使得彼此受傷。關係中的矛盾，正使得信仰的力量得以彰顯。對於短宣隊員而言，每天親近的團契生活，無論是美好或衝突，都使得他們更加能夠去確認自己的信念。

## 二、屬神國度的大家庭

與當地基督徒的互動，也是短宣隊員的難忘經驗之一。雖然因為安全上的考量，不見得每個隊伍都常常能夠與當地基督徒有很多的互動，但是只要有機會碰面，當地基督徒對於遠道前來幫忙傳福音的短宣隊員，都是充滿感激。而當短宣的隊員與當地基督徒相遇，也往往被他們一無所有、卻堅持服侍的心激勵。Amy 分享她被感動的經驗：

---

<sup>14</sup> 《聖經》約翰一書 第四章 18 節

我記得當時有去當地教會弟兄姐妹的家，我才知道武漢是個大城市，但它是個人口外移的大城市。當地的工作條件很不好，當地的弟兄姐妹大部分是從廣州來這裡，有些人大概半年、一年沒有工作。有次去一對夫妻家要用廁所，可是他們馬桶不會沖水，你要自己沖水，裝水沖進去。武漢很熱，是個火爐，表面上大概 39 度，夏天溫度 40 度以上，沒有冷氣。那天晚上好幾個弟兄姐妹弄了滿滿 10 幾道菜給我們吃，真的是知道什麼是叫做丟下一切。他們是那麼的貧乏，對我們的付出是那的毫不保留。那個馬桶讓我感觸很深，那頓很大的晚餐讓我很感動。還有個例子，有個一起去的隊員一次在路上傳福音給人的時候，那個姐妹就要去買冰，然後在那挑冰時當地最窮困的弟兄就出現了，就問：「妳要吃什麼冰？」姐妹不小心就挑到最貴的冰，然後那弟兄就說：「好！我幫你出錢，請你吃。」那姐妹當然說不要，我換一個。弟兄就很想要付出給她。我們也才認識一、兩個禮拜，他們有事沒事就很想和我們聚在一起，找你吃東西、玩遊戲、聊天，就是很想很想跟我們在一起，他們什麼東西都沒有，可是他們的愛就是那麼純粹。

較富裕的人被資源少的人付出，是很大的震撼。這種震撼讓人感受到很單純的一顆心。William 也分享到同樣的經歷：

我記得那時候還有去一對弟兄姊妹，他們是 couple 嘛，就是結婚的夫婦，然後那時候去他們家，那時候武漢是火爐，四十度，然後我們爬樓梯爬到上面，大概...我忘了幾樓了四、五樓吧，然後四十多度，他們家完全沒有冷氣，對，就是非常，很簡陋的房子啦！對，然後他們就作菜給我們吃啊，然後另外一個姊妹之家就在他們家附近，然後那個姊妹之家就準備一些菜，炒一炒，然後就從姊妹之家拿到另外一個夫婦那邊，然後就是四十多度沒有冷氣，然後就一直流汗一直流汗，然後他們就在那邊煮魚啊，怎樣

怎樣的！……然後他們的生活就很貧困很貧困，可是他們那一頓就付出給我們。然後也不只是那一頓，之後還是之前的那種吃圓桌合菜的也都是他們付出給我們的……那個先生一直到我們要走的前一刻，才找到工作，然後之前就是當自費全職，就幫我們打理一切，然後那時候我們要走的前幾天，他跟我們說他找到一份工作，然後我就哭了，因為太...太感動了，就是你自己需要那麼大，你還幫我們打理這麼多，然後那時候我們要安排去哪裡玩去哪裡玩，都是他先幫我們探路。然後或是付出一些東西給我們。然後請我們吃早餐、付出一些餐點給我們。所以我那時候就感覺到一種家的感覺。

這些感覺不僅是感動與感謝，更讓 William 體會到信徒在屬神國度都是一樣的，因為彼此非親非故、卻很快可以彼此互通。這樣的信仰體驗讓他感覺對神有更大的信心：

神的門徒在哪裡，好像都是一樣的，就是你們不管在哪一個城市哪一個地方，你們都經歷了很類似的門徒生命，就是大家都有共同點！因為我們一見面就可以聊很深！對啊，我到那邊跟很多的弟兄或是姊妹，就是一聊就可以聊很深，一聊就可以聊到兩三點，就是好像台灣的這種門徒的關係，在那邊也是一樣通用的！就是你會覺得神的國，好像真的就是這個樣子！你就會覺得對神的信心更大！就是你會覺得任何的地方都是有神的子民在的！那你就會很有...很有感覺！

Simmel 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神的觀念中得到了既實際又理想的表達。對於短宣成員而言，「神的國度」這個既抽象又具象的宗教概念，就是在群體關係中得以實現。特別是在茫茫人海中，能夠感受到一股共同的力量，使得彼此的內心能夠馬上相通，超越文化的隔閡，這是「很有感覺」的信仰體驗。

#### 第四節 拯救靈魂 - 神聖的巧遇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聖經》使徒行傳第十七章 26-27 節

參加短宣的基督徒，都很熟悉這段經文，因為相信在茫茫人海中，神對每一個人的生命有獨特的計畫，也總會有不可思議的安排，讓人可以去認識祂。參與短宣，對基督徒而言是去回應了神的呼召，但他們不曉得神預備了誰來與他們相識。事實上，所有的巧遇，對短宣隊員而言，都如同神聖的安排。這一節主要描述與解釋為何在短宣情境中，基督徒與當地認識的大學生所建立起來的關係，有著濃濃的、難以言喻的情愫，並處理這種命運般的情感與信仰內涵。這當中包含了「好奇的磁力」與「關係的感動」兩個層次的體驗。

##### 一、好奇的磁力

中國校園裡總有上萬的學生，而短宣隊員在學校裡四處閒晃，就是希望可以認識一些友善的學生，一方面可以傳福音，另一方面也可以認識環境。讓短宣隊員們印象深刻的，是大部分當地學生對於外地來的學生都很友善、也很願意提供幫助。例如 Parble 說：

記得第一次去學校裡認識朋友的時候，就認識了一位大三的學生，他和我一起吃完飯後，就邀我去他宿舍看一看，後來因為剛好我頭有點不舒服，就想找個地方休息一下，他很好客地留我在他的宿舍裡休息，把自己的床讓給我睡，我一躺就是一個多小時，後來醒來他還是關心我是否好一點了，

之後就跟他去學校裡走一走認識環境。

Sylvia 覺得在台灣的傳福音經驗比較挫折，在中國或許是透過台灣人身分的關係，得到許多學生的熱情的回饋，也增加很多樂趣：

到現在都還印象很深的是一直被當地的學生請吃飯吧。在台北的校園裡分享福音時，常常被拒絕，到了川大，一樣是走在路上認識人，他們卻比我在台北遇到的學生熱情和友善很多。可能也是我台灣人的身份讓他們倍感興趣吧，他們通常都很願意帶我去玩、去吃，也會很認真的聽我分享在台北的大學生活，他們也會分享他們自己的大學生活；

當大家彼此認識，留下了連絡方式之後，Scott 也覺得中國的學生很願意接受邀請，作個導遊、地陪，善盡地主之誼：

他們都是這樣子，覺得很好交朋友，沒事找他們打網球，好啊，逛街，好啊，那個陪我去買漂亮衣服好嗎？他們就會說好啊，通常今天跟一個人約時間上幾乎沒什麼阻礙，他們都很願意把時間空出來招待你。接電話，傳簡訊就說：「阿我們今天要約哪裡？」

互動的學生很多，Scott 因為也遇到過不好的經驗，發現對方跟他約是因為覺得台灣人有錢，可以賣東西給他，所以他認為部分中國學生對於台灣人可能存在某些刻板印象。無論如何，台灣人的身分還是會引起對方的好奇：

對，他們就想款待你，基本上他們覺得你需要被幫助，如果你是台灣人他們更想幫助你，因為他們覺得台灣人很有錢，跟你作朋友是一種，嗯，是一種，高攀嗎？我不知道怎麼講，反正他們覺得很有新鮮感，對你很好奇，

他們就會講：「你們對毛主席有什麼看法？」我們就會說，政治問題一概不予回答太多，沒什麼好回答。

William 則是覺得對於中國的學生來講，並不是很多人能夠在校園裡遇到台灣人，因為「稀有」所以好奇，也因此有比較多的機會可以聊得更多：

就是會問很多，就是你的政治背景啊，你們台灣現在的政治情況怎麼樣啊，或是問你住在哪裡啊，住台北桃園啊，那邊有什麼樣的景色啊，就中正紀念堂還在嗎什麼的。他們就很喜歡關心這些，對你很好奇啦！……他們會請你吃飯啊，會跟你聊很多啊，他們的夢想啊，跟你聊他的家人狀況，聊他的未來，聊他的女朋友，聊他的爸媽，聊他的課業，很多的東西都會聊，還有聊他以前隱私的事情他也會聊，或是他一些很不為人知的事情，他也會聊。你就會覺得台灣很難這個樣子，尤其是你見面大概一兩次、兩三次就要可以聊這種東西，蠻難的！……他們很難在大陸的校園裡面碰到台灣人，對，他們就會覺得很稀有，當他們發現你這個人還不錯就很願意交心。

其實中國仍然可以接觸到關於台灣的消息，但是大多很片面，要不就是負面的政治新聞，但最主要還是娛樂消息，對於中國的學生而言，最熟悉的台灣印象還是那些在中國發展的台灣藝人。Angela 說：

雖然我們的外表跟他們差不多，說真的穿著打扮現在也沒有太大的不同了，不過只要我們一開口講話，幾乎馬上就會被認出來是台灣人，因為台灣的電視節目在這裡太紅了，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吳宗憲跟小 S 主持的我猜，還有大 S 跟仔仔拍的流星花園，他們都會跟我們說，你們講話就跟電視上的一個樣，呵呵，可能我們自己都沒有發現吧，他們真的很喜歡看台灣的電視！

Debbie 也有同樣的經驗：

大部分都會覺得很好奇，因為你不是上海人，然後你的口音不太一樣，真的不一樣，可是有些人也會猜到你是不是台灣人，因為那時台灣的一些連續劇影響力蠻大的，像有些人就會說，難怪我覺得你跟流星花園的主角講話口音蠻像的，他們會覺得台灣人講話很溫柔。

因為過去兩岸學生少有直接接觸的經驗，大家對彼此其實都存在一些刻板印象，但這也成為彼此剛開始認識時的趣味，使得雙方都覺得很有意思。不只大陸學生對台灣學生的生活很感興趣，其實短宣隊員也從大陸學生那邊得到很多的體驗與刺激。Silvia 說：

由於中國真的很大，隨便認識一個人，有時會遇到從黑龍江那裡跑來念書的人，有時會遇到九歲前都住在西藏的人，有時會聽到人分享他大學四年都一直在不同的地方跑來跑去自助旅行，我的眼界大開，看到從各地來到川大念書的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口音、不同的習慣和生活方式，覺得很有趣，會聽到更多元的經歷。

對於短宣隊員而言，這些生活世界的差異，不僅打開了他們的眼界，更因為彼此對另一個世界的好奇，使得短宣成員更有機會自然地走入不同的生命中，與他們作朋友、分享信仰。Debbie 分享她如何與朋友談到聖經：

我覺得大陸的學生，對於台灣來的人會有很強烈的好奇心，所以他們很願意聽你聊，譬如說，你的學校怎麼樣，你的大學生活怎麼樣，或是我們這邊跟他們那邊有什麼不同，其實他們會非常的好奇，所以相對而言，我們

看的書，你跟他推薦，他也會覺得不錯，想看一看，通常我們會借書給一些還蠻可以聊的朋友，之後會跟他再約時間分享，然後在分享的過程試圖引進一些聖經的信念。

無論如何台灣人的身分的確給短宣隊員帶來了方便。相較於他們在台灣傳福音時與陌生朋友互動的經驗，雖然在中國還是要擔心安全上的問題，可是實際上學生們的反應卻鼓勵得多。很多短宣成員都有同樣的感覺，也不免把在中國校園裡所見識到的學生，拿來跟台灣的學生來相比較。例如 Amy 就這樣說：

因為我們的身分是遊客從台灣來，認識他們很好玩。光是問路可以問很久，她們會帶妳去那地方請妳吃飯。也去她們宿舍，我記得去一個女生宿舍，她就開始換衣服給我們看，這麼會這麼的 open，一開始覺得很新鮮，好像滿容易認識人……我記得有次真的是太熱了，無法在校園走動，就跑去學校有暑期班的名單貼在牆壁上，有名字和電話在上面。把它一個一個抄下來回家傳短信息給他們，然後真的有人回，回說什麼活動啊。我覺得他們和台灣大學生比起來某部份比較熱情，也許我們是台灣人。他們滿喜歡結交朋友，有江湖的感覺。

Angela 對於兩岸學生的本土文化底子也作了比較：

因為大連理工是重點學校，學生來自全國各地，青海啊，內蒙啊，到處都有，而且有些學生對於家鄉的當地藝術小有鑽研，會唱甘肅的黃土高原的山歌啊，河南的豫劇啊，都讓我們大開眼界，想一想，在台灣的大學生已經很少有人看唱歌仔戲，更別說是會唱了！想一想真的有點汗顏啊...

Scott 則是覺得中國的學生成長過程大多比較辛苦，比較有被環境磨練，對

於理想、真理這樣的事情比較有興趣：

台灣的學生比較軟趴趴的，大陸的學生骨子裡很硬，好歹我也是一縣一省的狀元，才能來這裡唸書，骨子裡比較硬，然後農村生活更痛苦，或者他們會跋山涉水，比較 tough，比較經得起考驗，他們會把自己的期望設得很高，哇，我一定為祖國貢獻，真的，他們常常說要為祖國貢獻，台灣哪有這種意識，說「哈？什麼，自己好就好了」，這個是很大的差別，在台灣有時跟人家看聖經，就覺得軟趴趴，就會覺得生命比較沒有夢想，對於真理比較沒有興趣，中國卻是：「真理？阿？」跟你辯好久，有時可以辯一整個下午，好幾次都這樣。

兩岸的學生有同樣的語言卻不太相同的文化，加上難得有機會遇到彼此，差異加上機遇，就產生了許多火花。探索新奇的世界，給人帶來強烈的滿足感，這也是深度的旅遊體驗為何吸引人的原因。然而短宣的經驗並不止於此，對於彼此世界的好奇提供了很好的吸引力，但是最令人有深刻感動的，還是之後持續深入的關係。

## 二、關係的感動

很多短宣隊員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素昧平生的朋友對他們的付出。例如 Parble 就分享：

我常常在學校裡找人一起吃飯，聊天，有時候會遇到非常好客的朋友，他會帶我去學生餐廳，然後用他的伙食月票幫我點了飯菜，後來聽他聊才發現他一頓也才花三塊錢，可是這一頓請我吃，就花了五塊錢，讓我這一頓吃得很感激，也很被他們那種義氣鼓勵到，雖然對台灣長大的我們來說人

民幣五塊不算是什麼，可是對他們來說搞不好就是一天的飯錢了，他們居然願意為素昧平生的人付出這一筆錢，真的令我印象深刻。

Debbie 分享另外一個女生，不是在校園認識的，而是在剪頭髮的店認識的，大家聊得很來也成為了朋友，結果這個女生以她僅有的來付出給姊妹，讓姊妹感動不已：

那個女生也是很熱情，住在復旦附近很小的房子，其實算是蠻窮，那時他就很想邀請我們到他家吃飯，結果他的房子多小你知道嗎？你可以想像你們家廁所的三分之一就是他住的地方，他自己蒸了一鍋白飯，一些菜，利用外面小小的空間，小瓦斯，那時我們真的很感動，他住的地方條件真的不是很好，可是很感動他有這顆心，很掏心把你當朋友，因為他住的真的很小。

這種明明知道對方並不富有、甚至匱乏，但是又感受到對方很想要去付出的心，讓短宣隊員很感動，也更願意用心與他們做朋友。大陸學生因為這些來自「異地」台灣的朋友，而更想盡地主之誼。台灣的基督徒也因為身處「異地」被接待，而更加感動，也更想把握時間去讓關係有所突破。因此，異地緣起的關係，交心得特別快。有很多關係都是這樣建立起來，幾個星期下來，就已經是很深的關係了。Debbie 分享：

有個東北女生叫狒狒，我們就覺得好像猩猩，但她就叫我們可以這樣叫，後來認識她，就是一個豪爽又熱情直接的人，跟她一起做過很多事，包括一起吃火鍋，他後來破例認識很多弟兄姊妹，弟兄也跟她一起吃，因為介紹她男朋友給弟兄認識。所以就跟她和她男朋友一起。那時後最感動的是，快回台灣時的前幾天，有個晚上跟她約，那邊很流行喝到飽，她那時後就

付出給我，請我去喝吃些點心，我們就聊天，在那次的聊天中她說捨不得，我記得去赴約時就禱告很久，因為就快走了但沒有跟她看到神的話，後來就做決定不管怎樣都要跟她分享聖經，並直接講我是基督徒。後來告訴她之前跟她分享很多都是因為聖經的影響，而她也非常感動。第二天上午她約我們，她特別去復旦紀念商店買的，她送我和 Lynn 一人一本復旦紀念筆記本，很精緻有插圖還有一些話和鑰匙圈，並且在筆記本的封面上寫了一些話，真心表達能認識我們是非常開心的，在彼此關係中她也學到許多不同的東西。

對於 Scott 而言，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叫做 Luke 的朋友，不只是因為他後來受洗成為基督徒，更是因為與 Luke 完全是在意外中相遇，再加上他的成長背景，就很有一種神的安排的感覺：

印象最深的是 Luke，在復旦大學的門口遇到他，他是交大的學生，那時候他穿的也蠻俗的，穿短褲還露腿毛，還穿球鞋，穿短袖 T-shirt 然後眼鏡這樣子，我看到他在講電話，講完靠在那裡不知道在等誰，然後就跟他聊天，我就說：「嗨，你好，請問你是復旦大學的學生嗎？」他說：「不是，我是交大的學生。」我就說：「那你怎麼會來這裡？」因為這兩個學校相隔 3 個小時的距離，就是距離很遙遠，他說：「我來這裡解悶的，我們學校理工的，壓力很大，競爭很大」然後就聽他傾訴一些他自己，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就很 open，就跟我講很多他內心的東西，我就說：「那你也來逛校園吧，我們就邊逛邊聊吧」逛了算台大 2 圈吧，我就跟他說自己念台大醫科，在大三的時候也是壓力很大，常在頂樓禱告，早上八點的課還七點爬起來靈修，然後去上課，壓力很大，我就跟他分享這個信仰怎樣在我很苦的時候幫助我還能夠那麼正面，他聽著覺得不錯，我就問他要不要跟我一起看聖經，他就說好，然後隔天就跟他約在一個地方的星巴克要買一本聖經，

然後繼續看聖經，看一課，回去他很認真……我覺得大陸人的經歷是很特別的，像他的父母被勞改，然後就是他們是上海人，他爸爸媽媽是大學生，然後他們被大陸那種，那時候好像是文革，知識青年下鄉，然後就被派去貴州，那種地無三里平，那種鳥地方山路一大堆，然後聽他分享小時候山溝裡跌倒，就是跌進山溝裡，叫啊叫啊叫，叫了三個小時才有人來救他，就說：「我來救，就救起來」，然後去完貴州還去遼寧，就從西南到東北，那種冰天雪地的地方，又被派去的，去那裡生活，他爸爸就死在那裡，然後他媽媽還留在遼寧，他去了北京，之後來上海唸書，就考上一流的大學。發現哇原來日子這麼苦，我們原來很幸福。

Wen 也認識了一個很願意認識信仰的學生，他們成為很好的朋友，而且最後她也受洗成為基督徒：

我們在當地認識的大學生從小都要上政治課，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說的無神論，在跟 Flora 分享到神的時候，我看到她的表情是一種很特別的表情，不是懷疑也不是辯駁，而是覺得好特別這個世界有位神呀！這跟我在台灣跟同學分享神是很不同的，同學們反而比較多偏見對基督教，但上海的大學生沒有帶有偏見而是很好奇和覺得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在跟 Flora 建立關係，和她成為很好的朋友並且找她來我們在上海最後一次的主日，且之後找他一起去拍大頭貼留作紀念，後來我們把她的聯絡方式留給當地的姊妹，當我們知道她後來有來教會和看聖經時，在台灣的我們仍舊為她持續禱告，後來得知她下水（受洗）了，我們三個人更是感動和感謝神的作為。

William 也有遇到好幾個主動想要認識聖經的人，雖然並不是有很多中國的學生有接觸聖經的經驗，但是相對的他們也比較不會有刻板印象，對於這些資訊

的接受度反而更高：

我北京有遇過一個，他就是很中國傳統信仰，所以我們跟他看聖經的時候他就說喔這跟論語很像，喔這跟孟子很像。對然後後來我們就是跟他分享很多的東西嘛，然後一開始就是覺得他太理性了，就是應該不適合分享，不適合影響他啦！因為他是北大的又是學生會的，還蠻 sharp 的。然後幾次下來他就對我們開始主動，他就說「我想看聖經」，我們就說，喔，好那你先把聖經看完，然後我忘了是四天還是幾天，不到一個禮拜，他就把約翰福音全部都看完。然後還畫線畫重點，弄得很仔細！我覺得也不只他，那時候在武漢啊在上海啊，遇到很多這種人，就是他們對聖經都很 open，那對聖經 open 就算了，對人都很夠義氣！

Sylvia 特別記得她與一個唸四川大學的女生，一起去爬四姑娘山<sup>15</sup>，也一起分享了許多關於未來的事：

和當地的弟兄姊妹以及認識的大學生一起去爬四姑娘山是很難忘的經驗。那時候已經接近短宣的尾聲，我們有認識幾個不錯的朋友，他們對神的話蠻有反應，也很喜歡和我們一起討論彼此對生命的想法或是一起玩樂，當時老蔡便和當地的弟兄姊妹一起策劃了同遊四姑娘山的時間。在那四天三夜中，我和一個川大的女生建立了更深的關係。記得是聊到關於未來的夢想，她向我說她的夢想是要到北大念書，問她為什麼，她回答因為那是她的好朋友想做的事，所以她也想和她做相同的事。我向她分享了一些我的想法，包括我覺得她應該好好思考她自己覺得重要和真正想做的是什麼，朋友固然重要，但是把自己的夢想建立在別人的夢想上，也許有天會發現

---

<sup>15</sup> 四姑娘山位於四川，有四座山峰，都是高五、六千米的高山，短宣隊員與當地的弟兄姊妹一起到了三千多米的風景區爬山、辦活動。

並不是她真正想做的事；也分享了我如何在看了聖經之後，透過越來越認識自己，對於夢想有了不一樣的想法。當時她不置可否，但當我要離開成都前，她傳了封簡訊給我說她其實後來有認真想過我所說的話，在這段短宣的時間裡，她因為看了聖經對她有很多的啟發，很想好好的改變她的生命，那時我超感動的，覺得真的交了個一輩子的朋友，也覺得留下了很特別的回憶。

有時候在關係裡，必須要跨越界線去給對方一些忠告。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不知道對方是否能夠接受、關係是否會因此疏遠。短宣的時間有限，隊員們很清楚，跟中國學生建立的關係並不只是一起聊天同樂、更希望對他們的生命有所影響，因此隊員們都願意在關係裡冒險，希望所給的期許可以引起生命的改變。這因為有這樣的期許，短宣的關係不會平淡，反而在彼此的生命故事裡留了難以預見的轉折。當轉折變成了成長，就會讓愛人的與被愛的體會到感動。不一定每個人在信仰上最後都有所回應，成為基督徒，但是短宣隊員還是透過這個過程學會無條件地去付出。William 分享他們隊上的一個付出經驗：

我們那時候也作了很多很付出的事情，就比如說有一次她的媽媽要掛號拿藥啊，那大陸的醫院都超爛的，爛到爆了，都是要排隊或是很不公平，然後那時候 Yvone 和 Shiman 就去陪他 overnight，陪那個女的 overnight。因為你要在那邊打地鋪睡，在那邊排隊領藥，然後我們弟兄就是一早坐計程車坐到那個醫院，付出早餐給他們，然後後來那個女的就也有跟他們一起看書啦，對後來好像就沒有了，可是那時候就那種感覺就很特別，那個大陸的地方大家都不熟我們也不熟，去這樣付出給一個朋友...對就是那時候還蠻想愛她的！對那她後來也有跟我們一起喝啤酒啊，就我們要 farewell 的時候。她 farewell 的時候就抱著 Yvone 和 Shiman 他們哭，就很多朋友都是這樣，就我們要走了，很多朋友都抱著我們一起哭，對啊，就那種感

覺就很不一樣。

相對於在台灣帶人讀經，大家已經比較有經驗，但也因此比較容易對人有先入為主的判斷，而忘記那顆想盡辦法去幫助人的熱心。在中國短宣，正因為文化不同、每個人的背景也有很大差異，難以預期這些學生的反應，所以對每個人都是全心全意的付出。Amy 分享到她去愛一個截然不同的背景的女生，讓她體會很多：

記得和一個學新聞的女生翻開聖經，和她聊聖經上講的愛是什麼。她看看後合上聖經說：「你告訴我愛是什麼，可是我家人現在都吃不飽、穿不暖，愛有什麼用？」然後我連結到武漢大學學生暑假常跑出去玩，也很用功，可能他們全家就供他一人唸書，那種競爭力很強，很努力。當她跟我這樣說時我真是啞口無言，我們的生活很不同，很難理解她生活上壓力……當我去想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困境，台灣人有台灣人的困境，台灣人的困境是有太多試探可以讓我們偏離生活的目標，那也許對中國很多人來說困難點是在於他們的窮困。

經過了一段時間，Amy 漸漸能夠從他們的角度去思考，漸漸能夠同理為何當初這個女生會這麼想：

你認識一個人越久就會知道為何一個人會這樣想。譬如說她會批鬥自己的長輩，在更古早的時候那種沒有親情，共產黨的生活。認識她越久會知道這樣想，心中的一些東西會讓她覺得應該做到每種程度才會好，反倒不是說環境帶給她什麼，或是說她必須得接受什麼狀況。後來和她們的差別就拉近了，不知道怎麼和她們互動反而更認識內心，覺得我們其實都一樣。

這樣因為要幫助人而產生的反思，讓 Amy 覺得很有收穫，可以站在神的角度來看自己，更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信仰：

覺得一輩子可能沒機會認識的人你就遇到了，然後發現她心裡面有個洞。很驚奇知道神說那邊的人有需要是這樣的有需要，很驚奇很想要繼續和她們有關係……我想到我生命會傷害和神關係、被神原諒，如果沒有這一份經驗在前，也不可能從這些人生命中體會到是這個洞，然後神又怎麼去看那些事……有那麼幾次一些朋友是很抗拒的，她們看到真理的抗拒，會讓我覺得我的東西是太珍貴了，會回過頭來想自己。

Debbie 也覺得，因為跟過去的傳福音模式不同，所以必須要花更多心思，因此對自己而言更會去思考如何把聖經的經文更加靈活運用：

我覺得會需要去花很多的心思，這也是跟在台灣很不一樣的地方，在台灣對傳福音的模式會覺得很習慣，你就是很容易覺得說，你就是認識他，你就是邀他來查經班、來演講，但是在大陸沒有辦法這麼直接，所以就變成說我們常常要花心思，認識他，跟他在一起花時間，可是我什麼時候可以適時的切入跟他聊一些東西去瞭解他對生命有什麼想法，那這部分常常都會需要花時間。我們在每天早上靈修時，或是我們在去大陸之前，一些在台灣跟人 study 的經文，會先 review 一次，有些東西我們甚至要背起來，然後在跟人聊天時就會聊到，譬如說，你覺得你的身邊，有沒有一些很好很好的關係，你覺得你跟這個人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嗎？就好像你在問他，你覺得有沒有彼此相愛的關係，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真的很生活化，相對而言，我也會想要怎麼樣把這些信念和經文和生活融合在一起。

對於 Scott 而言，跟不同的人相處打開了視野，這些生命故事讓他有一種「戲

劇性好強」的感覺，也因為這許多人背後不同的故事，更學會了如何用一顆憐憫的心來傳福音，先去了解一個人的過去，再去想如何幫他：

就覺得戲劇性好強，哇，戲劇性太強了，就覺得我們在台灣，新竹我們去過啊，台中啊，還是不怎麼樣，然後他就是那種冰天雪地，就感覺戲劇性真的很強，知道了有一些人的故事。聽他們講，還認識其他的朋友，就說其實中國大陸的發展是很畸形的，貧富差距非常的大，我們都知道 normal distribution，有一個朋友跟我說大陸他們是「鏡射」的 normal distribution，沒有中產階級的，前面的人和後面的人是這樣倒過來的，前面的人不斷剝削，後面的人就很難爬上去，然後就看到那種很多很亂的事情，這讓我印象深刻……（在傳福音的心態上）很多很多的同情跟憐憫吧！我覺得我現在傳福音的時候就覺得這個人的生命真是個故事，就好像以前看馬可波羅遊記寫著遇到什麼人什麼人，那回來我就覺得說，一定還有什麼我還不瞭解。這是很不一樣的，那種 heart 是說 reach out，我還想瞭解這個人更多，可能之前在台灣認識人的方式，比較傾向你來了就有可以改變還是怎樣，然後比較硬一點，可是現在會覺得這個人背後一定有什麼故事，神也在背後運行這個工。

短宣的故事，對於兩地的學生而言，都是難以預測也不可思議。認識的時間那麼短，彼此的交流卻又是那麼深刻、感動，加上大家在這麼大的土地上居然可以萍水相逢，種種的因素讓彼此真的相信這是一種神聖的安排。這樣強烈的戲劇張力，在最後告別時到達高潮。Scott 分享：

那時候我很捨不得啊，我們最後一次要離開的時候，最後一次主日，有一個朋友來，他就騎著腳踏車跟我們說再見……然後我看到他騎著腳踏車走的時候有那種天人永隔的感覺，頓時之間就有那種或許這一輩子再也不會

見到他，那種強度又是吭吭吭（用聲音加強語氣），就想到一些，那種強度真的很強，聯想到許多事，很難忘記……那時候有朋友來火車站，那時候當地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來火車站送我們，然後看到火車就陣陣陣（模仿火車聲音）的開了，然後他們就跑跑跑跑（做跑步的動作）來追我們，火車越來越快，然後就看不到他們，所有人站在玻璃前面都哭了，七八個人一直哭，之前還在談，之後就開始哭了，這種天人永隔很震撼，就覺得坐了車就回台灣了，覺得我可能一輩子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不像我們朋友聯絡台北和台中，感覺不太一樣。

William 也分享到同樣的一段回憶讓他印象深刻，他認為會這麼感動的原因：

因為覺得很捨不得啊，也覺得被他們付出很多！那時候武漢只有二十一天，那我也覺得很 miracle，就是如果今天我台灣很好的朋友要去美國，我才不會哭...就喔好啊，你去美國喔，回來記得找我！對啊，可是跟這些朋友，你好像知道說好像今日一別，要很久的時間，搞不好就是很久都不會遇到！對啊，那也很珍惜這二十一天的互動和關係！對啊，就還蠻感動的！

或許正因為中國的大，加上這些行動都不是公開進行，更讓這些聚散離合充滿了大時代的味道。Scott 覺得這種生命交集的際遇，就像是流星劃過天際：

很珍惜能夠有機會 reach out，可以走進那人生命當中，聽他分享一些生命故事，然後跟他分享神的話，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像流星劃過天空的感覺，他很像流星，這個人很像流星劃過你的生命當中……他就像咻咻咻（用聲音和手勢模仿流星劃過的樣子），瞬間。

短宣的經驗對信徒而言，等於是讓他們有機會將理性的聖經理解，變成充滿

情感的信仰體驗。Scott 回想這段時間，說：

我覺得那種，對神的大能佩服的五體投地，聖經上說，有人撒種，有人澆灌，唯有神使他成長，這真的是這樣，那他（Luke）後來也幫一個 local 受洗，然後當摩西<sup>16</sup>，就覺得哇，他也要當師傅了，那種感覺很強烈就是說，人的成長這樣子，有時後跟他 contact 聽他分享一些東西，就覺得說那時候的故事還有下一集，那我希望就是說，我結婚哪，我生命重要的事情啊，就是結婚，他能來，他能看到我的這些影像，我也很期待他生命中的大事，我也能參與。一個跨越海峽，因為神而認識，因為真理而突破個人限制，真的很鼓勵。

短宣隊員抱著去拯救靈魂的期待，去到中國校園內傳福音。這樣的期待在一開始還只是個開放的故事，雖然有《聖經》使徒行傳以及過去參加者的經驗作為藍圖，但是每一次短宣的經驗畢竟還是不同，因為你不知道你將遇到什麼樣的人，會和他們一起編寫什麼樣的生命故事。正因為整個短宣的過程有太多不能預先掌控計畫的行程與事件，於是這很大的空間成為了一種不可知的安排，正如基督徒們相信使徒行傳也可以說是聖靈行傳，因為這一切在人看來不可預料的教會成長歷史，其實都是神的帶領、聖靈的工作。

對於信徒而言，一切能夠詮釋、理解為神的作為的事件，都能顯出其神聖。而這樣的神聖經驗又在非預期的安排中，特別強烈。正如 William James (1902) 所提到的「投降」(surrender) 方式，讓自己放手不承擔責任，放掉那緊握不放的，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更高的力量，正是一種神聖的體驗。短宣的體驗中，有太多深刻的經驗，可以讓參與的成員感受到自己在上帝的計畫當中放手。浩瀚的地上、茫茫的人海、自己的人生就顯得渺小而難以掌控。隨著非預期的旅程發展，

---

<sup>16</sup> 在台灣國際基督教會的門徒訓練模式中，對於帶領者的稱呼。因為《聖經》中約書亞接替摩西的使命，所以稱帶領者為「摩西」，被帶領者為「約書亞」。

神巧妙的安排也漸漸浮現：透過對彼此世界的好奇，生命開始交集，這是一種安排。透過去愛一個「他者」，與自己背景不同的朋友，而得以從另一個角度觀看自己、發現自己的不足，並對原來的信仰有更深的體會，這是另一種安排。發現自己的信仰已經開始影響對方，甚至反過來也被對方的成長所激勵，而看到自己未來成長的夢想，這又是一種奇妙的安排。對於短宣成員而言，他們不只是與這些朋友共處，更是放手與神同行。他們不只是因為人而感動，更是被自己所敬畏的神感動，而「佩服的五體投地」，有一種完全對神「投降」的體驗。

## 第五節 夢想生根 - 親眼看見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聖經》約伯記第四十二章 5 節

過去短宣隊員都是只是聽聞別人分享短宣的經歷，現在終於自己親身經歷。行程中的種種非常豐富，於是回程的路上，以及踏上台灣土地之後，就是短宣隊員們沉澱、內化他們收穫的時間。對他們而言，回顧這趟旅程，感覺就像作了一場「天堂之夢」，而這當中的許多經歷，讓他們親身體會到信仰生命與上帝的連結，也持續在他們生命中帶來「改變」。以下我會描述「天堂之夢」、「改變」這兩個體驗如何發生。

### 一、天堂之夢

踏上歸途，大家都覺得好不捨，感覺時間過得很快，幾個星期怎麼這麼快就結束了。Debbie 談到她回程時的感受：

捨不得，覺得才剛開始就要回來了。因為 40 幾天還是很短……捨不得包括當地的朋友，及那種在這個地方曾經經歷過的一起的體會回憶，那些東西

真的很棒，很像神給你的禮物，現在最捨不得的就是關係，還有離開生活40幾天的地方及我們這群弟兄姊妹共同有的回憶。

Sylvia 分享她剛回到台北的感覺：

感覺台北的街道很陌生。哈哈，其實我有點樂不思蜀，才剛踏上台灣的土地就開始懷念在成都的日子了。有種渡了個長假回來，又要面對真實生活的感覺。畢竟能夠有一整個月的時間，不用念書、不用想什麼其他雜事，每天就是去認識新的朋友、和人花時間分享自己的生命以及和人看聖經，又有很多時間和弟兄姊妹一起作戰、一起玩樂，過的真的很爽呀。

長假之所以令人不捨，最重要還是那些美好的經驗與回憶。Amy 與隊員覺得短宣這個跳脫原來框架、去專心體會信仰生活的過程，就像是一場美好的夢：

因為環境不一樣就不會侷限在原本的框框裡想這些事情，靈修信念也不太一樣。我覺得這是旅遊經驗裡帶來的特別感受。那我們九個一起去定義這旅遊好像一場夢一樣。我們在回去前一兩天到剛剛講的長江那個橋，真是走死人啦！那橋很長，大概走了半小時才走到中間吧！在那邊一起禱告，我們的感覺是我們大概只接觸到這城市百萬分之一的人而已吧！我們是非常的渺小，可是那種夢的感覺是說好像我們一起經驗了很多好的、不好的，然後它快結束了，因為夢會結束。還有覺得像夢是因為它很美，它很美是因為弟兄姐妹的關係。我們每個弟兄姐妹都被當地教會的人感動到很多，被他們的生活方式，那種很原始的信念，他們可能沒有很多的訓練在聖經本身上面，但他們活出來的就是這麼真實的生命。其實很捨不得那種感受，總而言之當時心情如果可以的話很想多待一個月。

Amy 甚至以「天堂」來形容短宣的生活：

說真的在那邊的生活很像天堂。當然會有掙扎，當然會很熱、又拉肚子，可是很像天堂在於說生活好單純喔！只要想和神的關係，再去想今天分享什麼給別人，可能靈修的東西可以分享給別人，然後分享給別人會想到自己怎麼被神帶領的。就是很單純，那邊的關係都很單純，跟隊友的關係沒有誰要對你負責，沒有所謂的師徒關係，在都很單純就關係本身。

常規生活裡，總是有很多要必須負的責任以及繁複的工作，這些擔子常常讓人沒有心力好好去思考、體會，忙亂的信徒若是失去了反思、失去了感動，也就失去了力量。因此每個短宣的成員幾乎都特別提到，單純、專心地為神而活，讓他們在信仰上成長很多。雖然短宣的生活一樣是很忙碌的，但是焦點卻很清楚。Victor 覺得，因為意識到能夠留在當地的時間並不多，就更會專心投入其中，體會也更多：

我知道自己在那邊可以待的時間不長，能夠做的事情有限，所以會更把握時間去做各種不同的事，認識更多的朋友並且了解他們更深。另外也是當我在那邊的時候，沒有家庭、功課、工作、人際關係等等的事情需要我去處理，可以專心在認識朋友、玩、跟傳道上面，所以可以更用心的去體會一切吧。

Amy 覺得因為生活很單純，不會被很多雜亂的事物填滿，所以心裡面的聲音可以浮現出來，也能夠在禱告中去思考、感受到神對她要說些什麼，這給她帶來很強烈的體驗，相信神與她同行，而這讓她覺得非常滿足：

事情很單純，不像在台北總是有課業，你一整天面對的事情大概就是那一

件，你可以很專心的想那件事，然後可去禱告那件事，去禱告的焦點很專注，你不會有機會 lost 掉什麼你正在面對的東西，就是很純粹。我記得有幾次清晨禱告的時間，我會重新去明白神是怎麼去看這件事情，也許那種領悟不是來自自己的理解、之前的知識，而是真的和神說：我心裡真的會有這種聲音，我真的覺得很不安全感，覺得我會注意這些事。神就是很安靜的讓我心裡面有答案出現，祂就是一直在愛這邊的人，我的角色就是去跟祂一起去做這件事，這本身就是一件很榮譽的事。在神面前我的那些結果論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就是說我只要能夠和神一起做這件事情，我跟祂的那個連結本身就已經很夠了，已經把我滿出來了，就算沒有遇到誰、幫助誰看聖經、然後那人改變，可是我就是光知道說這是神很想做的事情，我覺得那種溢出來的感覺本身已經夠了。

Wen 覺得這段時間沒有人會像平常一樣給予他們意見，很多東西都要自己摸索嘗試，因此自己會變得更真實去面對自己跟神的關係，也更感謝平時得到的幫助：

我很清楚神完完全全在帶領這整個短宣，我和幾個弟兄姊妹經歷一段沒有摩西在同個查經班，沒有牧師、全職，這一切會讓自己的心暴露，但也是最容易回歸最簡單的心和跟神的關係。當然也因為這次短宣，讓我更加感謝平時在台北的教會囉，有好多人可以問意見，有好多弟兄姊妹的見證和分享，每個禮拜有牧師講道，這些都不是理所當然的啊！

對於不再有別人幫你準備好的一切、離開了原來習以為常的規律，反而更能在信心上成長這件事，William 很有感覺：

比如說在台北，每個禮拜都會聚會，老實說你會很習慣了啦！老實說是這

樣，你會很習慣一進到那個地方有一定的流程，會有聖餐分享、會有牧師講道，對可是在那邊人就是那麼少，對就是六、七個，七、八個，你怎麼看就是那幾個人，然後靈修的話，也是這樣啊，一早起來，就是身旁的這些關係，因為沒有人可以陪你靈修，就是這些人，然後一早起來，你要預備好一整天，就是你要出去闖，在台北就不會啊，在台北你很規律了，反正你都知道每天會發生什麼事情，上班啊、做事、作研究，可是在那邊你會覺得你很難預測在你靈修完、禱告完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就是你很難想像你在這一整天的學飛當中你會遇到什麼樣的人，你會遇到什麼樣的挑戰，一切都是未知，台北就是一切都是已知，就是知道你要去哪裡，你要做什麼事情，因為你都太熟了！可是在大陸那邊你就會覺得你很需要信心啦，就是靈修起來的那種感覺...就真的很不一樣！我那時候是看使徒（指靈修《聖經》使徒行傳）嘛，還有把那個西拉那些一系列<sup>17</sup>把他看完，西拉、提多、提摩太那種，對啊，那種感覺就實在太不一樣了，你在台北看使徒行傳，就是...就是那個樣子啊！就是...我會覺得看一看，好像跟現實生活...你還是要上班，你還是要打報告，可是你在那邊，你靈修完使徒行傳，你一出來就真的是你在做使徒的事情，那你會遇到的就很有可能是他們那時候會遇到的事情。對啊，所以那時候每天靈修就覺得感覺太不一樣了……我剛受洗的時候，我覺得比較沒有自己的信念，就跟著大家走，可是(與神的)情感的部分就不會那麼深，尤其那時候去上海，就是真的累積很多很基本的情感，因為很多你自己禱告的時間，因為你逼不得已嘛！

短宣的情境，使得信仰變得切身了起來。不論讀經、禱告、或是傳福音，一切都變得那麼必然且深刻。這樣的生活，不論是與神、與人的關係都有許多的感動。根據短宣隊員的分享，不論是跳脫常規的生活、專心投入、生活單純、或者

---

<sup>17</sup> 《西拉手札》、《提摩太手札》、《提多手札》是一系列根據初代教會人物編寫的傳道歷史小說。透過新約聖經的重新整理（主要是使徒行傳）、當時背景的考察，加上作者的想像，寫出這一系列的暢銷作品。

不再有人耳提面命，都使得他們更能夠深入地去體會信仰，而且更感受到與神之間的情感。忽然間有了這一切的深刻體會、又忽然間要結束了，讓他們覺得自己好像作了一場天堂的夢。

## 二、改變

短宣帶來的感動太強，讓隊員們渴望全部帶回原來的生活場域，希望這個夢一般的經歷不要就此結束。就像人們剛作了一個特別的夢，為了怕忘記所以一醒來就趕快記下來。Amy 在回程火車上就作了同樣的事：

那時我好想要用寫的抓住在那邊覺得感動的事情。我在火車上就一直寫、一直寫，我好怕我會丟掉這些的感動，我後來也寫了一篇文章在個人新聞台上面。我好怕我忘記他們唱給我們聽的歌。他們改編一首流行歌，專門唱給我們聽，用吉他，不是很熟練的吉他唱歌給我們聽。我好怕忘記那些感動，很怕忘記他們的犧牲，我好怕回到台北匆促的生活，我會很快的忘了這些東西。所以我回到台北當天的晚上就立刻寫這些東西，寫下來。

Parble 在回程飛機上也作了同樣的事：

回到了台灣，剛好遇上了強烈颱風，我們是當天最後一班飛機飛回台灣，因為之後就會大風大雨，沒有飛機可以起降，我們飛機靠近台灣時就開始不斷地搖晃，有時候會突然往下掉個好幾公尺，感覺很像自由落體一般，大家尖叫不斷，我則是禱告完之後，開始整理過去這一個月的筆記，回憶和神的關係，飛機正常降落的時候，我們在機場見到了久違的好朋友們，心中無比得激動，因為我們終於活著回來了！回到了正常的生活時，會覺得有一股悵然若失的感覺，好想再找回在中國傳福音的那一鼓衝勁。

當 Parble 回到了「正常生活」，卻忽然很想念在中國那樣簡單投入的傳道生活，對於現實生活的步調，一時還覺得難以適應。正如研究者（Adler, 1981）指出，當旅行者回到原來的出發地時，必須重新調整自己來適應原來的文化，而這個「重新進入」（reentry）階段的文化適應，常常要比剛去異地時的文化適應，要來得困難許多，這個現象稱為「反文化衝擊」。William 也有這樣的感覺：

回來看到這麼多人聚會，嚇都嚇死了！很想躲起來，就是太不適應了...還可以一起唱歌，就覺得太怪了！因為我們在那個地方待了四十九天，對，實在是太不適應了！就回來聽講道就會覺得，唉呦，還有講道這回事喔，或是分享聖餐啊、唱歌...我覺得唱歌尤其是，因為我們在那邊很少會這樣公開唱，對，然後還可以站起來拍手，喔，嚇死人了是怎樣？就很不適應啦！然後大概一兩個禮拜才好！

「反文化衝擊」會過去，但是在短宣旅程中內化的信念與決定，卻持續留在成員的信仰生活裡。這也是短宣隊員讓這個夢不要就這樣過去的一種方式，他們希望這個夢對他們有持續的意義。Amy 在經過了幾年之後，仍然常常想起短宣的回憶，也常常拿起當時的筆記本來看：

我個人很感謝神給我這樣的經歷，祂知道我是一個很要求自己，然後用理解事情做為我信心來源的人，可是在那邊我真的再也沒有藉口說我不知道愛是什麼，因為愛就在他們(指中國接待他們的基督徒)裡面，神透過這方式讓我很具體知道他們的愛行出來是什麼樣子。我後來在台灣遇到一些困難，我都會想到他們是怎麼犧牲，然後覺得我沒有問題了，我覺得我有的東西已經比他們多很多、很多、很多了，就是永遠就是有個動力在那邊去激勵著我。

對於大部分的成員而言，最直接的也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對於傳福音的熱忱增加。年輕的弟兄 David 很認真的分享：

很想把這樣的感動帶回來，和沒有親自到當地體驗這些感動的弟兄姊妹分享，用自己的體會跟信念來激勵他們，我覺得我的體會，除了我們對門徒生命的重視之外，就是那股對於傳福音的熱情能如火挑旺起來，會不斷的和不同人約時間，另外，也會被激勵到關於去中國傳道的夢想，我們弟兄彼此之間就開始常常為這個討論，也在禱告中思想到那邊大學生的需要。

Debbie 覺得自己終於有了對中國傳道的情感，也希望有機會可以去參與更進一步的傳道生活：

我記得那時要從上海回來時，我們去那邊的東方明珠塔，下來之後弟兄姊妹有自己分頭禱告的時間，看著黃浦江的時候，去之前就聽弟兄姊妹分享禱告很棒，那時後自己真的也去禱告，江真的很大，覺得很感動，我許個願若有機會可以再回來。回憶很像種子，對中國的梦想慢慢發芽，這次去，對中國的想法更具體，不只是聽，別人在講什麼，而是我也可以在那個地方也有我自己的情感。對我而言若有機會再去中國，也希望不只是短宣，在當地的傳道團一段時間，融入當地的生活，也許那是個不同的挑戰。

Parble 經過了短宣的體驗，很確定未來要再去中國傳福音：

短宣的經驗對我而言是個很特別的過程，因為一直以來都想去中國好好走一走，和當地的人有接觸，認識他們，了解他們的需要，這一趟中國之行，讓我更加確定之後有機會一定要再去一次，不再只是一個月而已，而是半

年甚至是更久的時間，就專心地投入在愛人愛神上，幫助這片很需要有神，很需要有愛的地方成長。

透過體驗，短宣成員得到了他們難得的經驗、美好的回憶，更重要的是當他們可以親身參與時，宣教不再只是遙遠的夢想，而是看得到摸得到的生活經驗。正如大部分短期宣教研究的結果，很多短期宣教參與者都大大的被鼓勵、而考慮成為一個長期的宣教士。從這些隊員的回應看來，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真的看到了」這個夢想，例如忙碌的醫學生 Scott 說：

原來神的話是這麼活潑有功效<sup>18</sup>的，我現在終於知道，真的這麼活潑有功效，自從課業變的沈重我就變的比較 weak，回來之後就覺得說，你可以的。就繼續努力。夢想就從無到有，以前就覺得：要去大陸，大陸很棒啊，有許多需要啊，抱歉，但我看不到。結果我去的時候，啊，貧民窟長這樣，有個朋友帶我去貧民窟，覺得啊這些人有多可憐呀，感覺這些人的靈魂一定要救那種感覺，這些人的靈魂勝過物質那些，這種感覺像海浪一樣打過來，夢想，看的到！

另外，短宣也使 Scott 對於自己在作醫生的這條路上，有了不同的看見，後來 Scott 代表台灣參加巴基斯坦地震醫療救援隊，跟短宣的經驗有很大的關係。他分享自己希望作一個溫暖的醫生：

醫生有很多種啊，有手術，病人不會講話，有看薄片，薄片也不會講話，那種冷酷的醫生，我不想當這種醫生，我想當跟人有很棒的關係，「你今天好不好？跟你聊天」，因為有這樣的體驗開始去 modify 我的想法。

---

<sup>18</sup> 《聖經》希伯來書第四章 14 節

對於 Sylvia 而言，她也看見了神的夢想：

後來，因為認識的那個成都女生受洗了，她也放棄去北大念書的機會，爲了能留在成都影響更多的大學生認識神而努力，我超感動的。看到一個人的生命真的因爲認識神，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路，有了不同的人生，也讓我多了一個新的夥伴，在相同的真理上一同成長，這種感覺不只是神奇，也讓我對分享神的話、帶人認識神，就不再只是理智上知道這是很重要的、很好的，也很真實的體會到，生命可以因此改變是多麼令人感動，和值得投入的一件事啊！

短短一個月左右的中國校園傳道之旅，對每個參與者而言都是非常精采的體驗，這些體驗也在他們的生命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每一年訴說著感動故事，已經使得參加者抱著朝聖的期待前來。不是認為哪裡是聖地，而是羨慕渴望那種與神同行、全心愛人的體驗。因此旅程中，不論只是傳福音，包含文化、團隊生活、生活經驗、旅遊、友誼等豐富的光譜，最後都可以照射在信仰的象限上，對信徒產生深刻的意義。我想以 Angela 在出發時的候機室中，寫下的禱告文，作為本章的結束：

旅行總是讓人期待的，當我們踏上另一片土地時，睜眼就是另一個世界。這一次來大連，心情又更特別了，最後一刻交出論文，許多經濟上的援助，一再一再提醒我，是你要帶領我走這趟旅程。但，之前呢？之後呢？旅程終有結束的一刻，但生命呢？難道神就收工，不再帶領了嗎？人或許會用旅行作生命中的分隔，但神並不是。對你而言，我們的一生就是一場尋求你的旅程，你，一直都在帶領，不曾停歇。父啊，我渴望更完全地、更甘心地跟隨你的腳蹤行。